喪服鄭氏學

序

喪之有服所以表親親尊尊之等殺也服有六術以親親尊尊爲之經以長幼出入名服從服爲之緯而人相與羣居和壹之理備矣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荀子曰聖也者盡倫者也吾於喪服焉徵之自周公作經卜氏作傳厥後石渠議禮於禮服爲詳馬季長於禮經中獨爲此篇作注而高密鄭君徧注經記及周官經上契周公之精誼下集諸儒之大成後儒皆推崇六朝諸儒咸以禮爲鄭氏學無異辭也王肅作偽始攻鄭學然尚爲私家著述至梁武帝議三母服始倍注而改制由是

而唐貞觀上元而明洪武壞法亂紀紛如矣
本朝經學昌明言禮學者知宗鄭君然確守家法無一
言出入者甚鮮年丈張聞遠先生潛心禮服嘗撰釋服
及喪服異誼駁各若干篇皆篤守鄭君家法無一語出
入及
朝廷開禮學館被
徵爲纂修承修喪服館課之餘成喪服鄭氏學十六卷
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
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
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

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聞諸先生自言曰經有十三吾所治者唯禮經禮經十七篇吾所解者唯喪服注喪服者衆矣而吾所守者惟鄭君一家之言吾於學可謂隘矣雖然由吾書而探鄭君之誼其於鄭君禮注之意庶幾其不倍乎由注誼以探禮經其於周公制服之心庶幾其不倍乎由制服以觀親親尊尊之等殺於聖人之盡倫或可窺見萬分之一乎書既成介世丈曹君直閣讀示余會余刊叢書請付諸梓而幷叙其著書之略如此云戊午重陽節吳興劉承幹序於歇浦之嘉業堂

喪服鄭氏學卷一

婁縣張錫恭纂述

吳興劉承幹參校

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

喪服第十一

一單疏作喪服第十一瞿中溶云石本原刻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後磨改按隋書經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當曰喪服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錫恭按禮經者通部大號喪服者分篇支目馬氏等單解喪服故以經傳題之鄭君通解全經故只標篇目以其全經中也他篇無傳者不稱經則此有傳者自不合稱經傳阮氏以喪服經傳爲舊題未必然也

儀禮　子夏傳

校勘記曰釋文單疏皆無子夏傳三字按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曰三字則賈氏何必云爾此蓋唐石經誤改而後人習焉不察也

鄭氏注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錫恭按自上句也字至此凡十二字賈疏本無依釋文錄〕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爲己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錫恭按自不忍言死以下四十字釋文本無依賈疏錄單疏本此節首有案字錫恭按此節本在疏中自是疏人語氣今既出之於疏尊與注同故從別本不加案字〕

疏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阮本本字作大校勘記云大字不誤錫恭按禮器注作本與單疏合〕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

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錄云天子以下相喪衣服親疎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盧氏文弨詳校據通解宜在士喪始死之下今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故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爲第十一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尙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第三明三王以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旣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

精麤爲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幷爲傳之意第七明鄭某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黃帝之時朴略尙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黃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亦據黃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爲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

則聖人初欲爲父母期加隆焉故爲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答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爲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旣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耳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

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據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唯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爲喪冠又案（曹氏元弼曰白布以下八字衍）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爲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

冠白布衣爲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案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祿曹氏元弼曰曰字似衍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爲義稱聶氏崇義三禮圖引此爲上有各字庶人言死得其總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澌精神澌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錫恭按此語見公羊傳云左氏傳誤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澌雖棄於此

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同義亦通也死者旣喪生人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聶氏三禮圖引此苴其作首其錫恭按閒傳正作首其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麤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爲敘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

有異異者斬有二義不同汲古閣本二作正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之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錫恭按配父者繼母也因母者對繼母為文也疏連慈母而言似少區別是以略為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錫恭按此語非是余別有辨見下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

夫之昆弟之長子殤［校勘記曰長子陳閩通解是義俱倒曹氏元弼曰倒者是］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錫恭按大功正服衰八升上所未釋此疏亦略之］緦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爲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如前釋［錫恭按小功正服衰冠同十一升詳記］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

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爲敘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意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遵

以弟子卻本前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第七明鄭某之注經傳兩解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漢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而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云注者注義於經傳之下辨其義意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

傳下以釋傳又在傳下注皆須題云某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某義可知或云注或云傳出注述者意耳盧氏文弨曰注當作著或有解云前漢以前云傳後漢以後云注若然王弼王肅之等後漢之人云傳此說非也

李氏如圭曰大傳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服之義也

欽定義疏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以為王及公卿大

夫士之服不及庶人以其與車旗宮室並言車旗宮室以爵爲差故但由士而上也此篇庶人之服俱無異於士而寄公爲所寓之君大夫士爲其舊君且下同於民則庶人當爲一等明矣以服等之則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凡五等以人等之則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凡五等司徒三物之教總以明倫喪服尤其大者特以與士略同故經但著庶人爲其君之服而他不另出耳

徐氏乾學曰古民質無有喪期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其說以期爲斷父至尊母至親

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加之則倍故再期也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期盡於此矣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故因貴賤親疏之節而定爲再期期年九月五月三月之期有再期期年九月五月三月之期而制爲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服古今不能損益百王不能同異聖人所以經緯萬端皆從此始也其統紀在三年之喪三年之喪達喪也禮所自生

也親親之中有尊尊長長之道焉或引而近之或推
而遠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遡高祖下迄元孫旁
及三從兄弟而後親親之道以畢三年之喪其本根
餘則其枝葉也然枝葉凋則本根危矣故三年之喪
不祭不弔人不與人饋奠而於輕服之親必服其服
而往篤親厚終之誼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詩曰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孔子謂無服之喪可以施四國畜
萬邦凡民之喪尚欲賙恤況於親乎故治天下國家
者於喪紀也必愼之重之自戚以及疏由本以及末
如網在綱有條不紊民之所由生禮爲大禮主於敬

不可忽也子貢問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王戎阮
籍之徒非不哀也而猖狂無忌憚至爲名教罪人則
亦不敬而已矣
盛氏世佐曰是篇非闕天子諸侯禮也中庸云期之
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旁期
至於爲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
已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三代共之以二子之言斷之喪服亦安有貴賤
之等哉所異者或絕或降耳其不絕不降者則固無

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賜焉錫恭按敖氏繼公謂此篇言諸侯以下喪服郝氏敬謂篇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其說皆謬故盛氏言此以正之

胡氏培翬曰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者此篇言喪服自天子至庶人總包在內故云天子以下與士喪士虞專言士禮者不同死而相喪衣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年月謂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親者隆而疏者殺其禮具存於此也賈疏所謂十有一章者斬衰一也齊衰三年二也齊衰杖期三也齊衰不杖期四也齊衰三月五也殤大功六也成人大功七也繐衰八也殤小

功九也成人小功十也緦麻十一也云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者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問文但哀有淺深則服有隆殺此鄭申言聖人制服之義也家語云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錫恭按二語本荀子哀公篇爲家語襲之當引作荀子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是之謂飾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者白虎通云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錫恭按白虎通此下文云不直言死稱喪者何孝子之心不忍言也爲鄭義所自出似當幷入曲禮庶人曰死鄭注死之

言澌精神澌盡說文亦云死澌也故不言死而言喪者是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謂親尚全存於彼此棄亡之不得見耳臧氏庸云已猶此也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賈疏云喪字去聲人或以平聲讀之義亦通吳氏章句云人死曰喪喪去聲此謂生人喪之喪平聲今案鄭目錄云死而相喪亦據生人言之釋文喪字無音則讀平聲是也曹氏元弼曰古祗一聲不必區別說文喪亡也從哭從亡會意哭亡則是人喪亡者人喪亡者則其人亡之意見兩意本一意喪字亡亦聲則本讀平云劉向別錄第十一者別錄向所作但他篇不言

劉向此言之者孔叢伯云劉向二字衍文孔氏名廣林說見所輯三禮目錄蓋儀禮中軼刊監本者依士冠禮疏補因誤加也錫恭按此篇引別錄加名氏者賈氏曰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此謂專疏喪服者也既專疏喪服者多必有引此而加名氏者賈疏蓋因之而未刪也單疏已然胡氏歸過於監本殊誤士冠禮疏亦不著劉氏名胡氏謂依士冠禮疏補亦誤也朱子云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到得周公

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禮經釋例云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今案孔子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貴貴卽尊賢之義古者喪期無數虞書言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年之喪自虞已然但殷以前質至周更參以貴貴之制而五服等殺益明今之律令言服制必本是篇古禮之行於今者此

其最著也後人安可視爲無用而忽之哉

鄭氏珍曰按服制之本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至親者一體之親也父子首足父兼母子兼女夫妻牉合昆弟四體兼姊妹姊兼妹皆骨肉不可分異是爲至親其生也恩愛絕常其死也哀痛至極聖人以送死當有已復生當有節一期則天地之中莫不更始也因象之而並斷以齊衰期是爲服本由是親以及親情有厚薄則哀有深淺而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差生焉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故由父期而上殺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

緦麻由子期而下殺則孫大功曾孫小功元孫緦麻

由昆弟期而旁殺則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

族昆弟緦麻上之由父而旁殺則父母期世叔父母

大功從祖父母小功族父母緦麻由祖而旁殺則祖

父母大功從祖祖父母小功族祖父母緦麻由曾祖

而旁殺則曾祖父母小功族曾祖父母緦麻下之由

子而旁殺則子期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

功從祖昆弟之子緦麻由孫而旁殺則孫大功昆弟

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由曾孫而旁殺則曾

孫小功昆弟之曾孫緦麻上由父至高祖下由子至

元孫旁由曾祖之昆弟至族昆弟由祖之昆弟至從祖昆弟之子由父之昆弟至從父昆弟之孫由昆弟至昆弟之曾孫皆各得四世其服遞殺至緦而親畢過此則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彼此皆無服故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由母而推則有母之父母昆弟姊妹姪兼繼母君母○錫恭按不言從母之子蓋由母之姪可類推由妻而推則有妻之父母由姑而推則有姑之子錫恭按言姑可以見姊妹由女而推則有女之夫及子女是爲外親外親之服皆緦麻惟婦人以夫家爲內其尊者從夫降一等其卑者與夫同此親親之本服也聖人乃卽其至尊重者而

加隆焉至尊莫如父次莫如母故特加父期爲斬衰三年加母期爲齊衰三年父既加因上推及祖旁推及世叔父並加大功爲期母既加因上推及外祖旁推及從母並加緦爲小功錫恭按傳曰從母小功以名加也今以爲因母旁推而加似誤矣若因母旁推而加則爲舅何以緦哉祖既加因上推及曾祖復上推及高祖並加小功緦爲齊衰三月至重莫如適故加適子期爲三年加適孫大功爲期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衰加夫期以同於父而夫若加妻三年則嫌同於母故仍本服而獨以與母並杖示隆於諸期焉以外諸親皆如本服若繼別之宗子及其母妻其

親屬絕屬者皆爲齊衰則以尊祖之故昆弟之子由大功而期則以不足加尊引同已子之故並不得以加服論凡此皆爲正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男女但有此親其服同也聖人又權其尊卑長幼內外出人而協之以義於是有五降焉天子諸侯自期親以下皆其臣也臣不敢以其戚戚君故王公期以下不服諸侯惟尊同者服（錫恭按天子亦以嫁於二王之大夫後者爲尊同而服之如其親）爵高職重不可以崇親抑貴而久曠官守廢祭祀也故旁期以下尊不同則降一等是爲以尊降王公之昆弟視大夫是爲以旁尊降王公之子父已不服

而已以服臨之不敢也故服不服視父若大夫之子則父已服矣故服不服亦視父是爲以厭降女子外成於本宗之服非至尊及大小宗皆降一等其本宗服之亦同之爲人後者若子於本生之親皆降一等其本生服之亦同之是爲以出降男女未成人者可略矣以其年差三殤是爲以年降錫恭按鄭君說降有四品而無年降年降云者即閻氏若璩所謂殤降也鎮海黃師駁閻說云既謂之殤降義自明故鄭君不數幷足正此年降誤之此皆親親之服既親親當尊尊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所事其君也父君尊同服君視父其黨從君降一等妻從之庶人雖賤必有君略之視曾祖妾於

所事亦君也視君所事之妻亦女君也視舅姑其所服亦從之此為尊尊之服有正無降外此有不親而親者有恩之繼父慈己乳己之庶母相與居室同室之娣姒及有子之庶母其子己之昆弟是也錫恭按無母以名服非謂不親而親者也至謂因其子為己之昆弟而服乃唐人之陋說辨見本條不謂遵義而亦蔽此皆為稱情制服焉而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錫恭按以上論親親尊尊詳矣而不本於大傳之六術未列名服則於從母庶母之服已乖傳注未列長幼而以殤服為年降又與降有四品之目顯違然其義重尊親而於親親也尤詳學禮服者不可以小疵而棄大醇也

此篇康成以為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賈氏云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確得經

旨劉芳乃云此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錫恭按見魏書禮志其說已誤至敖繼公更云惟主爲諸侯而作不知若主爲天子作其文復當云何豈三年之斬齊天子有不同耶或此經曰父曰父爲長子曰父卒則爲母曰父在爲母曰妻者不足以包天子乎抑或受統於祖曾及以支庶繼統者不當稱爲人後者乎適成其謬戾而已

又曰敖氏謂傳文違背經意者不少未必皆知禮者所爲大謬此傳師師相傳爲子夏作康成於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諸人條云傳主謂女子子似

失之於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條云傳似誤惟此
兩處意以傳疏要是商摧已見未敢直斥爲失誤也
敖氏於十七篇多肊改鄭說此且斥及子夏彼蓋自
信其說皆合禮意固宜即文學大賢亦淺陋而多違
背矣多見其不知量也又云傳之始必自爲一編置
記後後儒欲從簡便故散移於經記每條之下疑亦
康成爲之按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
妻昆弟條下注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昆弟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及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下注注云下傳曰云云指謂此也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下注注云

傳所云何以大功也　足見經記每條繫傳爲堂生所云云文㸃在下爾

傳及孔壁所得已是如此而云康成爲之亦誣甚矣

曹氏元弼曰疏云人皆云云師師相傳則作傳者爲

子夏自周以來舊說也作者創始之辭後儒傳述增

續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孝經有子曰曾子曰

而鄭君六蓺論以爲孔子作史記弟子列傳以爲曾

子作詩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而統言則曰子夏序公

羊傳數傳始著竹帛傳內有子公羊子曰而賈云公

羊高所作此傳云子夏作蓋同斯例傳文兼釋經記

經是周公所制釋經者實子夏原文記是七十子後

學者所爲釋記者皆後師增續其釋經處有一二未安爲鄭注所駁者或數傳後失其本說而以意補之未能盡善如詩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而緜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一語鄭志以爲後人著之非毛公本說而箋亦無一言及之也然或續或補亦皆推演子夏之旨而爲之且不過十之一二故師師相傳惟云子夏作而已淺妄之徒因傳有釋記處遂謂此傳全出作記之後非子夏所爲致啟歆莽增竄之誣殊可歎也此傳既爲子夏作不題子夏傳者（錫蕃按齊氏亦從校勘記說）詩序亦不題子夏序故陸氏詩釋文引沈重云

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也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注者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

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唐石經校文曰案釋文所列傳文條屬之後即繼以六升至爲注作音始云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釋皆同疏釋傳文亦不及右縫至釋鄭注始有之則右縫二字乃鄭注非傳也家大人曰嚴說是也鄭注雜記云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彼注兼釋右縫此注獨釋條屬而不釋右縫則傳文之無右縫益明矣且襍記之右縫對小功以下左縫言之此無小功以下左縫之文則無屬言右縫也唐石經自繩以下升以上共闕七字

字數與今本同則唐石經已衍此二字矣太平御覽
禮儀部二十六引此無右縫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屛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注盈手曰揺

校勘記曰按篇題疏云在傳下注皆須題云某謂以別傳若在傳上注者不須題某義可知若然傳下之注注首本有某謂二字士喪禮眾婦人戶外北面疏引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某謂於此發兄弟傳者云云尤可爲證今本俱無蓋後人所刪也又疑鄭氏原本傳注連寫故題某謂以示識別與周禮同例亦猶毛詩之節云也但詩箋必在傳後故傳首不加傳字此則有於傳上作注者故傳首復加傳曰以別之凡傳與注皆連寫故傳下之注必總在傳末不得分一傳爲數節

揺扼也張氏淳識誤曰釋文扼作提從釋文

求恕齋

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檐猶假也汲古閣本檐作擔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眾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壘集釋作纍胡氏培翬謂壘當作垒錫恭按說文垒絫墼也則言垒不必復言墼矣

注蓋本作絫墼說文絫下段注云絫之隸變作累纍即累字當从集釋　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釋文斬衰七回反字又作縗後皆同斬者不緝也縗以布爲之長六寸廣四寸在心前縗之言摧也所以表其中心摧痛　苴七如反有子之麻絰大結反實也　絞帶戶交反後皆同一音如字　菅古顏反草也毛詩傳云茅已漚爲菅屨九具反屨也　明爲于僞反下同　在要一遙反後放此　之缺丘蘂反劉屈絹反　齊衰音咨緝也後同　不緝七入反下同

有蕡扶云反麻蕡　大搹音革扼也　去五起呂反下同　各齊如字劉才計反　擔主市盬反注同　絛屬音燭注同　六升衆並如字鄭音登登成也　鍛丁亂反　菲扶來反杜預云草屨也　倚於綺反廬力居反寢苦失占反草心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土也本又作凷說文云塊俗凷字　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　一溢如字劉音實鄭云二十兩曰溢盧氏文弨曰舊作二十四兩宋本無四字與注合今從宋本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　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柱丁主反注同楣亡悲反梁也　疏食音嗣

又如字　飯素劉扶晚反今本多作飦字食如字又音寺　扼也於革反　爲殺所界反劉所例反　猶著直略反下同　以別彼列反下遠別別於同　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縫皆同　梁闇烏南反　壘力委反又力水反　繫古狄反劉薄歷反　涂壁劉其既反又許氣反一古慨反

疏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爲總目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

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絰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絰既苴明絞帶與要絰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

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曹氏元弼曰斬當爲斯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爲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爲菅濡刃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疏校勘記引浦氏鏜云役誤設從下疏校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之麻狀貌陽城

張氏本之麻作麻之曹氏元弼門經笄逗言又見其
経去麻之狀貌謂言牡不言枲也記曰齊衰貌若枲
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錫恭按此處未言三年當參考
鄭氏珍說詳予嫁飾然此一經為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
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
経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經中経有二事仍
以首経為主故経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
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屨
乃服中之賤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　注云者
者明為下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
經所陳服者明為下人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為

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君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總號爲衰（曹氏元弼曰此上有脫擬補云此衰則以上衣總號曰衰）非正當心而已（校勘記曰正通解作止按篇中止字多誤作正盧文弨謂唐人書止多作正不必改未知何據俟考）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知一絰而兼二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絰俱解禮記諸文亦要首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絰小焉故知一絰而兼二文也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檀弓云絰也者

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盧氏文弨曰復出二何當刪去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齊苴惡陽城張氏本齊作亦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苴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浦氏鏜於冠下補缺項二字見盧氏詳校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曹氏元弼曰之字衍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經以要經象大帶明

首絰象頍項可知以彼頍項爲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絰與冠纓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絰法象頍項而爲之至於喪冠亦無笄直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爲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絰象大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曹氏元弼曰下當爲上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元黃曹氏元弼曰以上有脫文擬補云天子朱裏終裨以朱緑諸侯不朱裏亦終裨以朱緑大夫裨垂以元黃校勘記曰裨陳閩俱作辟按玉藻作辟士則練帶裨下末三赤用緇汲古閣本赤作尺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絰下傳名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韠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

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
今於要絰之外別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
喪禮云苴絰大鬲要絰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
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
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
女鞶絲以絲爲帶錫恭按內則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疏此是鄭義若服虔杜預以鞶爲
大帶是鄭義不以鞶爲帶也此疏誤引而無頍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
有二絰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校勘記曰經陳
闕俱作經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已
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

經凶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絰特制別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絰之制以絰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 傳曰至無時 錫恭按疏標起訖他處不錄此傳及注近本皆分三段錄疏所標起訖以存舊本之眞 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也者答辭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蕡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

也若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
而言若圓曰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云簞笥亦舉其類
也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
欲見苴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
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經故不
須連言經也云苴經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
此同彼此皆云苴經大搹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
經中有此二言曹氏元弼曰言殿本改作者經大搹先據首經而
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爲搤
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

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棻
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
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
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
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以其首絰圍九寸
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爲五分總二十分
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爲寸爲三寸添前
四寸爲七寸幷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
之絰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
去五分一以爲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中五分

去一爲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寸寸分爲二十五分二寸合爲五十分餘一分者又破爲五分添前爲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總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爲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總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爲五分十九分總破爲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經

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爲小功帶又云緦麻之絰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爲緦麻之帶絰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緦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

若使絰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爲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各以爵等爲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鄭注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絰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絰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絰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

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鄭知如要經者以其先云絰五分

爲殺爲要經其下即云杖大如經明如要經也如要
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故如要經也云杖
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
心爲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
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已下有五問五答
皆爲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
十已後乃杖所以扶老今爲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
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答之以其有爵之人必
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
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云檐主也

者【錫恭按檐汲古閣本作擔傳注疏同黃氏倣宋嚴州本傳從手旁注從木旁汪氏倣宋本單疏亦從木旁考說文有檐無擔木部檐段氏玉裁注云古書多用檐爲儋何之儋又人部儋段氏注云儋俗作擔則正字爲儋儋乃假借擔則俗字也從木旁者得之】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輔病也答辭也鄭云謂眾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同亦爲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爲有此七者答有義意【校勘記引浦氏鏜云答當各字之誤】凡言者何皆謂執所不知故隱元年公

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即下云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爲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比類之辭即下傳云何爲而可爲人後者曹氏元弼曰爲當爲如人當爲之下句人字同者字衍同宗則可爲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曹氏元弼曰不疑當爲亦依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誰爲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

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爲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問也言曷爲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曹氏元弼曰云當爲

注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爲之問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答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

曹氏元弼曰下脫并不免三字以其未冠曹氏元弼曰下脫杖者亦三字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絰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

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
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
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止杖也
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
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
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
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
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
稱婦人也雷氏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

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曹氏元弼曰爲父及當爲反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内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錫恭按喪服小記疏則賈氏此說出自鄭學之徒然似未盡得鄭君之意錫恭別有辨見下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絰馬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絰之下言之則要絰五分去一以爲帶曹氏元弼曰帶上脫本增絞字但首絰象頍項之布又在首要絰象大帶用繩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爲帶令絞帶象革帶與要絰同在要一則無上

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一爲絞帶失其義也錫恭按疏釋絞帶微誤辨見下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爲纓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故灰矣讀禮通考故改作固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

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爲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一錫恭按釋義服衰一段說辨見下云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居倚廬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故旣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雜記朝庭卿大夫士居廬錫綦按汲古閣本庭作廷與雜記注合陽城張氏本亦作廷都邑之士居堊室見諸侯之臣爲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堛也彼又云不說經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之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若士則大夫適子爲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曹氏元弼曰記下脫注字齊晏平仲爲其父麤衰斬

杖草是也但平仲謙爲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爲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由節之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

入于口七日者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說絰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絰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說則衰裳在內不說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絰說可知也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

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
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
爲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
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旣虞謂九虞七虞五
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
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
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閒傳云旣虞卒哭柱
楣翦屏苄翦不納鄭云苄今之蒲苹卽此寢有席謂
蒲席加於苫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虞已前朝一

溢米夕一溢米而爲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爲度云飲水者曹氏元弼曰傳作水飲未虞已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間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曹氏元弼曰謂服前冠七升之布耳錫恭校此指衰裳非指冠也既練冠八升衰七升故云服

前冠七升之布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於帶而絰獨存又練布爲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間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校勘記云陳閩俱重禫字按閒傳重禫字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爲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三無時哭中謂練後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　注盈手至異數云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鄭五服之

內校勘記引浦氏鏜云鄭下當脫以字升數至彡若經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服服爲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士無爵周之道爵及命士卿大夫自然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曰爵也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者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爲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於武錫恭校讀禮通考引疏於作爲如此則武字句絕爲武上屬爲句此以上釋注通屈一條繩爲武也緌之

至結之釋注垂下爲纓也下乃釋注著之冠也且綴纓武既同材自不得以他材綴之於武作爲是也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也云布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爲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舊穀既升錫恭按汲古閣本舊作新陽城張氏注疏本亦作新改升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

皆縷纓相登上乃成緇布登義强於升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錫恭校際當作祭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以下左皆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以下額額然惠氏棟曰今大戴禮無此語今本大戴禮不全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

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聶氏崇義三禮圖引此作三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校勘記曰殺通解作數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

二斤爲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爲十六兩二斤爲三十二兩升取三十兩錫恭桉升字衍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爲十九兩餘二兩兩爲二十四銖二兩爲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爲十參校勘記所據本參作絫引陳閩監俱作絫下皆同又曰絫累古今字參者絫之誤八銖爲八十參十升升得八參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參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參則別取一升破爲十九兩四銖八參分十兩兩爲二十四銖則爲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爲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幷四銖八參添前四百

六十銖八參總爲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錫恭按下脫二十四分分得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參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有四銖八參四銖銖爲十參總爲四十參通八參爲四十八參二十四分分得二參是一升爲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爲二十三銖將二參添前八參則爲十參則十參爲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爲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云

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錫恭按書傳謂尚書大傳今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引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卽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旣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錫恭桉疏釋中門誤辨見下言屋下壘墼爲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爲之者謂兩下爲

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塈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塈飾也云謂所堊室者謂所張氏敦仁本乙作所謂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

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巳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卽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卽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總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欲見上下俱含故也

黄氏榦儀禮經傳通解續於經喪服下注曰桉此乃古禮篇目前題喪服者乃後世編禮者所加旣加新

題復存古目者乃重古不敢輕變之意後放此以下各家說依經文之次錄之此釋喪服二字

李氏如圭曰凡服上曰衣下曰裳喪服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

胡氏培翬曰斬與齊對斬是斬截布斷之斷之而不緝為斬緝之則為齊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下記云衰長六寸博四寸是指當心者言之又云凡衰外削幅則統指衣言之襍記端衰喪車皆無等鄭注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此亦謂

衣爲衰故喪服每以衰與裳對言也鄭云凡服兼五服解之傳斬者何不緝也者馬氏融云不緝不縓也李氏云不縓衰裳之邊側也今案縓之義爲縫說文曰齊縓也下傳云齊者何緝也賈疏云緝今人謂之爲縓縓與緝同義謂斬布爲衰裳而其邊側不縫也

曾氏國藩曰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旣升及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傳衰三升賈氏以爲爲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

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舉三升舉正以包義錫恭案夫曰縷如三升半者必先有三升半之布而後此縷可如之今如疏說斬衰義服旣成布三升而齊衰降服四升則三升有半之布施於何服也若本無三升有半之布則此縷安得云如之有以知疏之難通矣然則三升有半者卽義服斬衰成布之數也然賈疏致此誤者亦自有故雜記注以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爲士異於大夫之服又言士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因牽連而爲此說竊攷鄭君之意祗謂縷如臣服君之斬衰服其父

耳不得引以證此義服也

敖氏繼公謂其領袖亦有純作傳之人未詳錫恭案此語在傳釋斬衰裳下意謂斬衰之領袖有純也不知領袖之純在衰內之中衣五服皆然詳記辟領下不得謂衰之領袖有純也况衰既斬矣中衣之領袖必不純故帶緣各視其冠傳於疏衰杖期章始著其文明斬衰及齊衰三年皆不緣也若如敖說邊下不緝而領袖有純且皆在一衰成何服乎

盛氏世佐謂衰裳絰帶冠纓六者皆以麻爲之錫恭案盛氏昧於麻布之辨衰裳冠以布絰以麻而

絞帶與纓則以麻之爲繩者繩猶可偁麻布不可偁麻也（以上釋衰裳）

胡氏培翬曰苴絰杖絞帶者禮記孔疏云苴是黎黑色又云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今案衰裳不言苴而言斬者沈氏彤謂斬之義重于苴是也絞帶亦蒙苴文則用苴麻明矣敖氏謂用牡麻褚氏寅亮云非也（褚氏云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男子而用枲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於苴矣敖說非也錫恭桉褚說亦微誤注所云異者異在散垂與結本也非枲與苴也但其駁敖說爲非則固是蒙故）

存其義而刪其辭傳麻之有蕡者也者馬氏云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案馬氏以蕡爲枲實本爾雅釋草孫氏注云蕡麻子也案此傳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則苴麻有子枲麻爲雄麻無子而爾雅云枲實者對文異散則通枲實猶言麻實耳爾雅又云茡麻母郭注苴麻盛子者則苴麻名茡不名枲也詩九月叔苴毛傳苴麻子也是因苴麻有子又謂麻子爲苴御覽引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蘊齊民要術引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蘊者茡麻是也一名蕡敖氏云麻有蕡則老

而麤惡矣故以爲斬衰之絰閒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是苴之形尤麤於枲故鄭注士喪禮云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又云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此條釋苴

成氏伯瑜曰絰者實也表其有喪慼之情實也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

胡氏培翬曰絰有二皆以麻爲之在首者謂之首絰士虞記婦人脫首絰是也在要者謂之要絰士喪禮要絰小焉是也絰言絰實兼二者故鄭云在首在要皆曰絰也傳苴絰大搹謂苴絰之大如搹圍乃絰之

最大者卽斬衰之首絰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斬衰之要絰也士喪禮要絰小焉謂要絰小於首絰五分之一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謂與斬衰之要絰大小同吳氏章句云絰帶各五絰首絰帶要絰曰帶者蓋指象大帶者言之去五分一者謂要絰得首絰五之四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與斬衰要絰同下並倣此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要絰又去首絰五之一也下並倣此合五服發於此者圍數迭減遞陳故連及之注云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謂絰帶大小降殺之數必以五分去一者象服之數有五也

楊氏儀禮圖云注疏所論絰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疏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其説善矣然以小功之帶爲圍三寸五分有奇緦麻之帶爲圍二寸八分有奇則猶未確金陵汪士鐸爲余考之曰五服之帶甄鸞李湻風皆四其實五其法今依其術推之以得數記於左斬衰之首絰據鄭君圍九寸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五其法得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絰與斬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七寸二分五爲法除之則齊衰之帶得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絰與齊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五寸七分

六釐五爲法除之則大功之帶得四寸六分零八豪小功之絰與大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四寸六分零八豪五爲法除之則小功之帶得三寸六分八釐六豪四絲緦麻之絰與小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三寸六分八釐六豪四絲五爲法除之則緦麻之帶得二寸九分四釐九豪一絲二忽案此得數卽楊圖所謂約法也以上兼釋二經

開元禮首絰大九寸左本在下纚纓錫恭按絰纓以繩本鄭義也喪大功章纚纓注云自大功以上絰有纓是斬衰之絰有纓也又云以一條繩爲之是凡絰之纓皆以繩而斬衰亦繩纓可知也

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問周丈以爲苴絰著於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爲繫冠於絰上絰在武下未知孰是朱子答云絰當在武之外

李氏如圭曰左本在下者麻根居左其末自右來加其上也

張氏爾岐曰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首絰之制以麻根置左當耳上從額前遶項後復至左耳上以麻之末加麻根之上綴束之也胡氏培翬曰張氏之說蓋由朱子說推之錫恭按朱子之說見下疏衰三年章

胡氏培翬曰左本在下者本麻根也大功以上經有本士喪禮云下本在左與此文異義同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此鄭釋左右下上之義下本在左爲父也右本在上爲母也父是陽左亦陽故本在左母是陰右亦陰故本在右內謂下外謂上也注云盈手曰搹搹扼也者說文搹把也把握也則搹爲一手所握矣說文搹或从戹作扼是搹扼一字而鄭以扼釋搹者段氏玉裁云漢時少用搹多用扼故以今字釋古字也士喪禮搹作鬲注云鬲搤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搤與

扼同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搤則搹扼搤三字義同云中人之扼圍九寸士喪禮注云中人之手搤圍九寸有手字義長

曹氏元弼曰經與冠武別材而加於冠上猶缺項與冠武別材而置於冠下也喪服放吉服而爲之經在首在要並重要經既象大帶則首經自宜象缺項況冠制如元冠玄制如元端絞帶象革帶豈首經獨無所象耶妄人指斆氏謂古未有喪服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然緇布冠缺項其來古矣安見古之制此經以表哀戚者不即取象於冠之缺項而爲之且安見

絰之制在喪服前也吳氏紱謂缺項以固冠冠之纓屬於缺此冠之纓不屬於絰其制異不知注所謂象者特謂其形制有似耳非謂其用盡同也如吳說則吉時大帶無大小之別今要絰有大小將要絰不得象大帶乎吉時革帶繫玉及事佩之等今絞帶無所佩將絞帶不得象革帶乎吳又謂弁亦有絰不獨冠則首絰不從冠取象不知弁用絰者因冠有絰而爲之弁絰弔服非正喪服喪服用冠不用弁也且冠禮注又有卷幘亦象頍然卷幘無冠頍有冠且以固冠絰有冠而非以固冠三者用各不同則所謂象者特

謂形制相依放耳不可泥
錫恭棱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注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皆不蕤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鬼神尙幽闇也是緇布冠與大白冠惟緇與白之異耳其制固同也士冠禮緇布冠有缺項則大白冠亦當有缺項郊特牲注以大白爲今喪冠則喪冠象大白而首絰爲象其缺項也大白冠之缺項無聞而緇布冠之缺項猶存其略於士冠禮故鄭君云象緇布冠之缺項言必有徵也敖氏吳氏可謂蚍蜉撼樹矣曹氏辨之已詳

愚不復贅云
又桉傳云左本在下濟陽張氏述朱子之意可謂擇精語詳矣乃戴氏震記經帶篇云斬衰苴經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齊衰大功牡麻經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繹其語意謂先置麻末而後以麻本下之上之不知古人喪服多順物之性如杖之下本是其類朱子說經先置麻本而後以麻末上之下之順其自然之性也卽鄭君注杖下本之誼戴氏必欲矯之其意與敖氏矯鄭君同且矯朱子而并戾鄭君與敖氏殊塗而同謬近人多糾敖

而不糾戴非公論也
又核檀弓記叔仲皮學子柳節樛絰與環絰並舉
環絰無在要者則此樛絰爲首絰也疏云樛謂兩
股相交五服皆然是斬衰固樛絰也自司馬氏書
儀於要絰著兩股相交而首絰無文家禮因之而
後人有疑兩股相交專爲要絰而首絰爲單股者
夫明人無禮學專家邱氏濬等皆不必深責乃胡
氏撰正義有首絰亦謂之環絰之文且明著於斬
衰章不可解也以上釋首絰
白虎通曰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

若結也必再結云何明思慕無已

通典周制要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

錫恭桉此云兩結間則謂兩端皆垂也

朱子曰吉服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錫恭桉絰帶卽要絰

張氏惠言曰要絰象大帶則其垂者當亦三尺約紐之處當以繩結之末必齊帶耳然散帶垂者散其末之一端故不散者則曰結本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

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反以報之則本末共在一端而散之成人之帶不反紐則結其末而散其本可知也小功以下斷本則兩端結之錫燕桉此與通典及朱子說有不同處兼存以俟考

褚氏寅亮曰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笄髽衰而不言經可見斬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敖氏謂用牡麻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

曹氏元弼云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釋名釋天申身也物皆成其本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禮月令記正義謂漢書律厤志

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然則申束者堅束也以朱子解申束謂重累束之爲非而引左傳正義及鄉黨圖考證革帶在大帶之上錫恭校雜記申加大帶於上注云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疏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是則大帶重於革帶之上記注已有明徵朱子之說實本鄭君重累之正所以堅束之也要絰之象大帶義取於此曹氏固宗鄭者偶不察爾以上釋要絰

白虎通曰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

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從陳氏立疏證本

喪服小記疏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齊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

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呂氏枏曰何以言苴言削言苴貌若苴言削辨其爲方也見讀禮通考卷三十三

胡氏培翬曰苴杖斬衰之杖削杖齊衰之杖

鄭氏珍曰杖之徑過大過小皆不便執必執之而搹有餘乃便且圜故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云如要經也以此計之斬衰首經大搹中人搹九寸五分搹大而去其一餘七寸二分以爲要經之大而苴杖如之是大徑二寸四分也齊衰之首經大如斬之要經五分其七寸二分而去其一餘五寸七

分六釐以爲要經之大而桐杖如之是大徑一寸九分二釐也敖氏不顧經殺五分句單稱杖大如經爲據謂二杖皆如其首經之數以異鄭氏非也敖氏曰小記曰杖大如經則二杖皆如其首經之度矣小記兩經字不著首要以辭意釋之蓋以經之麤細明杖之麤細意主言杖不主經謂要經之殺於首經之大而去其一苴杖削杖之大各如之也若是大如首經直言杖大如首經其度已明不必有上句若以兩經字作首經解文不著要經字則云殺五分而去一是謂何事耶則康成謂大如要經於記文審之熟矣敖氏巧於異鄭往往似此

曹氏元弼曰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父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云敖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敖氏說削杖引杜元凱曰圓削之象竹錫蕃校杜元凱說見通典卷八十七　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弼案小記言杖大如經不言杖圓如經桐之言同謂杖者之心同非謂杖制同也且木幹本圓若取其圓則不必削矣變除義不可易

胡氏培翬曰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殷以

前士無爵周則士亦爲爵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是自天子至士皆爲有爵之人庶人則無爵也無爵則不得杖而亦杖故鄭謂假之以杖以其爲喪主尊之非喪主而亦杖者衆子是也喪服四制或曰擔主或曰輔病義與此同

沈氏彤曰童子包女子子言桉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

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錫恭按此沈氏釋童子不杖也深得鄭義所引小記注下文云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明以童子與成人對而包在此童子中孔賈據此以下文婦人爲童子恐非

楊氏復曰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

汪氏琬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錫恭按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則何人能病而杖何人不能病而不杖皆當有定分惜汪氏未實指之也然是說實開予心謹錄之

沈氏彤曰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而言則成人矣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錫蕃桉據此語則女子子成人不在不杖者中較諸說爲合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愚皆疏故曰不能病

胡氏培翬曰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

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何爲問童男下何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錫恭按胡氏釋婦人不杖有是有非今節取

曹氏元弼曰此婦人鄭君無注孔賈據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節注謂婦人成人正杖則鄭意婦人不杖爲童子婦人近沈氏彤金氏榜及胡氏宗賀循雷次宗之義以爲成人婦人非錫恭按雷氏說見賈疏沈氏說見前賀氏循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惟姑在爲夫金氏榜云婦人惟爲

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杖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者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則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士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此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

知者經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者字兼目子臣妻妾女子子之等此統言男女之服也下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別言女服之異於男子者也笄總異於冠纓衰不殊裳異於衰裳所異祇此則其餘絰杖帶屨皆同可知杖是

喪禮之大者婦人果或不杖經必別著之矣齊衰期以杖不杖分輕重三年之喪無有不杖者不杖乃未成人者之不備禮也沈氏謂成人婦人不皆杖金氏胡氏謂成人婦人不爲主則不杖與本經背矣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與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文同鄭經注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與記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異者豈自忘其說耶蓋以經之在室蒙杖之文故宜爲成人二十及十五許嫁者皆成人也記之在室見不杖之意故宜爲童子十九以下未許嫁者爲童子也未許嫁者覩十五既許嫁及二

十當急許嫁者爲在室既許嫁及當急許嫁者祇既嫁者又爲在室在室之文同而意則異注各探其意解之非相違也而相成也關者通也通已許嫁者謂成人而未許嫁及已許嫁而未嫁者皆爲父服斬衰苴絰杖絞帶之等明父母至尊決無逆降也本李氏如圭儀禮集釋如必謂記之在室亦指成人記不幾以經之杖者爲當不杖乎金氏胡氏以注爲違失兩岐誤矣又諸家以童子爲兼男女而以婦人爲成人婦人欲順傳文反失傳意何者傳言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試思成人婦人果不能病乎童子之不能病非直不

杖幷不踊不菲不廬不總今成人婦人惟以不宜居
外而不廬其餘踊菲總那皆有則其能病審矣何獨
去其杖乎又諸家以此二問皆承非主說下然尋傳
例始云杖者何爵也繼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承
爵字說下繼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但承主字說
下不復承爵字則繼以童子婦人二問皆答云不能
病亦但承病字說下不復承主字矣如諸家說則男
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亦不杖傳以
不能病釋不杖將成人婦人不爲主者即不能病乎
何妾之無義於君而女之無恩於父也且何以解於

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耶如謂惟妻於夫不爲主杖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則後學之惑滋甚傳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姑在婦不爲主而爲夫杖固以恩深能病故也妻爲夫恩深能病安見女爲父恩淺不能病女子未嫁天父既嫁天夫設有二十成人之女未嫁父死有男昆弟主喪不爲主不爲父杖曰不能病也終喪年二十三而嫁夫卽於是年死姑在不爲主爲夫杖曰以輔病也三四年間忽能病忽不能病厚夫薄父恐無此情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苟以不能病而不爲父杖則試問之曰

設不反夫死杖乎不杖乎病乎不病乎此鄭所以於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必釋爲童子而爲安而於婦人

不爲主而杖者必特注之曰姑不厭婦與俗說異也

略本陳氏立白虎通疏證蓋婦人不爲主節本意對喪服經不杖

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立文若云男子不爲主則不

杖者大夫之適子父在爲妻不杖士之適子父在爲

妻不以杖即位本杖期章下注詳彼妻以父厭子且妻卑故也

婦人不爲主而亦杖者姑在爲夫杖以姑不厭婦且

夫爲妻之至尊故也是明妻爲夫與夫爲妻不同之

義本孔正義而申之非雷氏所云特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

王者皆不杖之謂下云母爲長子削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是明母爲子不可重於子爲己之義意在削字不在杖字非金氏所云爲主而杖之謂母固爲長子主然此條卻非爲母下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爲長子主而記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明童女本不杖者以無男昆弟主喪而杖之義猶童子之當室而杖非如雷氏金氏胡氏所云有主喪者杖則成人女子爲父母皆不杖之謂諸家誤讀記遂誤解傳矣至妾爲君亦當與妻爲夫同以同是至尊故也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爲君杖不同

日人君禮大可以見尊卑也又云大夫之喪三日之
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
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謂主婦容
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案此記言杖之人與授杖之
節祗略舉一隅君之喪言五日大夫杖不言七日士
杖言世婦不言御妻正義引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
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
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
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
杖其說密矣又記於大夫之喪言主婦不言妾言室

老不言士及衆臣本經下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然則士當與室老同三日杖衆臣除布帶繩屨外無所降亦當與室老同杖矣傳又云衆臣杖不以卽位是衆臣亦杖之明文也今記皆不言是其文略士之喪婦人皆杖語雖簡意則備後人不察遂生異說沈氏謂婦人皆杖惟士之喪大夫之喪則主婦外有不杖君之喪則夫人世婦外有不杖然則記但云大夫亦可謂君之喪大夫外有不杖者矣記但云室老亦可謂大夫之喪室老

外有不杖者矣其如經傳及四制之文何金氏謂士之喪婦人皆杖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然此節先言主人杖乃言婦人皆杖故得強謂爲主婦皆主人而杖上節總云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之三人者更背何人而杖乎是知注云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之說不可易也又謂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爵者杖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然世婦視大夫御妻視士士亦爵也鄭此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喪服四制杖者何也爵也下遂歷敘有爵之人曰

子曰大夫曰士士爲君杖則御妻視士當杖明甚而記略不言可見記意祗爲妾爲君杖舉例非特舉有爵當杖之人也妾爲君杖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由是言之妾及女子子不爲主者皆當杖無疑而傳記所云婦人不杖專指童子婦人又無疑蓋此傳文至該備始云爵則凡男女之爵者之杖在其中矣繼云擔主則凡男女爲主者之杖及童子當室而杖女子子在室以主喪者不杖而杖鄭云在室亦童子皆在其中矣繼云輔病則凡男女不爲主而杖者皆在其中矣然後以童男童女之不杖終焉如諸家以婦人爲成人

婦人不杖爲不爲主則不杖則於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一條不幾於漏乎而於經文妻妾女子之皆蒙杖文復何以解之乎注疏義不可易錫恭桉曹氏辨諸家說詳矣精矣惟沿孔賈之疏以婦人爲童子婦人又謂凡妾爲君皆杖此二義未安愚別有說
敖氏說皆下本曰皆者皆二杖也下本所以別於吉凡吉杖下末曲禮曰獻杖者執末謂吉杖也錫恭桉旣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注云順其性敖云別於吉亦與注義立異也夫喪服因於大古多以反古順性爲主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云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

冠耳此言喪冠象古冠所謂大古冠布也而以為反吉時人之惑也夫順性猶反古也反古與順性皆謂從其初則推檀弓論冠之義以論杖既夕記注義不可易也如敖氏說得無與時人之惑同

敖氏又曰杖初為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㦤主輔病之義焉錫蓀按㦤主後於優貴是固然矣而輔病不後於優貴也原杖之初生於輔病惟有德者為父母致病深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可見爵之尊卑視德之大小而德有大小故病有淺深也德與爵不分爲二卽輔病與爵亦不可分爲二然則傳先言爵次檐主次輔病何也夫有德必有爵常也世容有德修而未有爵者樂正造士大夫士適子皆與適子者喪主也因而喪主皆杖故檐主次之然有德者何常之有故别出輔病爲無爵而非主者言之其實爵中已含輔病之義言爵足兼輔病言輔病以别無爵也

婦人不杖說者多端錫恭嘗紬繹傳文曰杖者何

爵也注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雖尊主丈夫言然婦人之有爵者可推而同之也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注尊其爲主也不別言丈夫婦人則丈夫婦人之爲喪主皆杖也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注謂眾子也按喪服經眾子兼男女則女子子在室者亦杖也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傳注不明言男女而喪服小記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則童子不杖實兼男女未冠笄者也乃繼之曰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然則此婦人者既不有爵又不爲主非童子而亦不能病者也如何而

可以當此婦人耶攷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桉容者不定之辭女子子有成人有未成人此當與童子不杖相證不具論妾爲君云容者則有二義蓋士有有妾者有無妾者容有妾者爲君此一義也而士之於妾恩情不同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其爲之緦者其恩深此妾爲君當致病者也不爲之緦者其恩淺此妾爲君未必致病者也其能致病而杖者所謂容者之又一義也由後一義而推之容有能病即容有

不能病此傳云不能病者不杖則士妾無子者爲君其一矣推之大夫爲貴妾緦則妾之非貴者亦不能爲君病而不杖矣又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則內宗外宗皆爲君服斬也其適大夫士者固有爵而杖矣而所適非大夫士旣不得以有爵而杖而婦人居君之喪猶臣居君之母與妻之喪雖欲致病而無其情也是婦人之不杖者又一也傳所以特言此者以丈夫服斬者皆杖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以不斬釋不杖而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較凡斬衰者爲輕乃

傳云眾臣杖不以即位雖不以即位固猶杖也此可見丈夫凡服斬者皆杖也而婦人有服斬而不杖者此則異於丈夫傳故特爲婦人著之而曰亦不能病也且不能病者非情不至也禮不可也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以言君不好內則妾不致病也此妾所由不能病也昏義曰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服母之義當杖期而小君在不杖期章故子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反是以覯婦

人之爲君可知矣此內宗外宗所由不能病也附錄

釋服○以上釋杖

李氏如圭曰繩帶者絞麻爲繩作帶也五服之絰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矣絞帶輕於要絰故加細而爲飾也閒傳曰旣虞卒哭葛帶三重三重者四股糾之要絰輕於首絰旣虞不但爲兩股義與繩帶同

楊氏復引先師朱文公曰絞帶又小於要絰

又喪絰帶旁通圖曰斬衰麻絞帶男子婦人用之

敖氏繼公曰絞帶所以束衣先儒以此絞帶象革帶

則其博當二寸齊衰以下之布帶其博宜亦如之玉藻曰革帶博二寸錫恭按敖氏不泥於五分殺一優於王肅雷次宗說矣然布帶可言博絞帶不可言博也況注云象者豈謂一一象之遽定爲二寸微嫌臆斷

胡氏培翬曰首絰要絰皆用散麻絞帶當是先以麻糾作繩而後絞之以爲帶說文絞縊也段氏注引此傳云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是也

敖氏以齊衰以下帶用冠布則斬衰用牡麻錫恭按傳言帶視其冠專謂齊衰以下若斬衰則既不用冠布矣不得執齊衰以下者爲例且經以絞帶上蒙苴文安得云不用苴麻而用牡麻乎

胡氏正義引吳氏廷華疑義曰閒傳旣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不言何帶則合要絰絞帶並言可知錫恭桉吳說非也閒傳注云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據注則閒傳明言要絰猶此傳以要絰爲帶也其曰五分去一猶傳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帶也以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取此說彼也其曰小於小功之絰似非者以旣練受以功衰大功之帶與小功之絰同故以小

於小功之經爲非也由此言之閒傳明言要經矣安得云不言何帶乎安得云合要經絞帶並言乎因此知賈疏可信也胡氏非賈是矣非鄭義也

錫恭按絞帶布帶見於經者斬衰曰絞帶蒙苴以爲文齊衰以下皆曰布帶而絞帶遂專屬於斬衰見於傳者曰絞帶者繩帶也又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見於注者曰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纏經傳注之義絞帶與要經異者要經以麻絞帶以繩（麻者未絞之繩繩者已絞之麻）其斬衰與他服異者斬衰

用緦齊衰以下用布其齊衰以下之自相異者又在布之升數旣云各視其冠則冠升數之差即絞帶升數之差也首絰要絰之度士喪禮經言之苴絰大鬲要絰小焉喪服傳言之見本節喪服小記言之絰殺五分而去一而絞帶布帶獨未有言其度者誠以其差在繼與布與夫布之升數原不在度之大小也賈疏併馬鄭不言此正漢儒明於禮制而非馬鄭有所闕文也且注云象革帶者革帶所以束身絞帶布帶亦所以束身過小則不堅強過大則不堅急革帶博二寸而絞帶象之其度略可睹矣是豈有大小

之可言哉乃賈疏引王肅說謂絞帶如要絰又引
雷次宗說謂要絰五分去一以為帶不知此二說
者專指斬衰之絞帶耶統言他服之布帶耶如統
言布帶則要絰以麻布帶以布麻以圍計布以博
言將如何而如要絰又如何而五分去一也若專
指斬衰則雷氏所云已嫌過大而不堅急況如王
說為更大耶且吉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而謂喪
服絞帶必如要絰乎肅之為此說正欲破鄭君象
革帶之義然既不象革帶則已有要絰又有絞帶
交加累積復何為乎賈氏公彥是肅說張氏惠言

是皆宗說要皆未通乎經傳記注之義者也至於
婦人喪服賈疏言亦有絞帶以備喪禮而呂氏大
臨以爲婦人無絞帶楊氏復疑之近儒戴氏震誤
讀開元禮同呂氏說錫恭桉期而小祥婦人除乎
帶是時要經除矣若無絞帶布帶將以何爲帶乎
且帶所以持身婦人質終喪不變若無絞帶布帶
而以他帶易要絰非所謂終喪不變也以此言之
呂氏之說不逮賈疏遠甚也附錄釋服
楊氏復引先師朱文公曰革帶以束衣者不專爲
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爾申重也故謂之紳錫恭

桉賈疏云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事佩之等朱子說似異而實同其曰不專爲佩固亦兼爲佩矣而賈疏說大帶云申束衣夫申重也旣以大帶爲重則其內必已有束衣者矣大帶之內乃革帶也是賈氏固以革帶爲束衣也但古人語簡故於革帶不復言束衣但言以佩耳革帶非喪服因絞帶象之而類及故附於後。以上釋絞帶

成氏伯瑜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喪禮飭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錫恭桉云喪冠升數少者言不能如倍於衣之數也斬衰之冠六升

偶倍於衣耳非以倍於衣爲例也故齊衰以下之冠皆不倍於衣此條見太平御覽禮儀部

黃氏幹曰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制四也　又釋冠纓曰惟斬衰用枲麻繩爲纓自齊三年至小功皆用布爲纓緦冠澡纓繩之大小布之升數未詳

李氏如圭曰冠繩纓者以布爲冠牡麻繩爲其纓也

冠纓不蒙苴文故次帶下　錫恭按絞帶絞繩爲之而蒙上苴文是繩之質爲苴麻也此纓亦以繩爲之而不蒙上苴文是繩之質非苴麻也非苴麻則牡麻矣故黃氏云枲麻爲纓李氏

云牡麻爲繩

郝氏敬曰鍛洗治其布水不用灰不尙精潔也

江氏永曰冠以梁得名冠圏謂之武梁之廣無正文

喪冠廣二寸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

而蒙之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

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

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喪冠三辟積

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

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脟

積無數

胡氏承珙曰說文禾部布八十縷爲稷王莽傳十緵布二匹孟康云緵八十縷也說文有稷無緵蓋此無正字故賈疏又謂之宗稷宗登升皆一語之轉鄭旣破升爲登而諸經注仍用升字者則以經典相承已久不復追改耳

褚氏寅亮曰外畢敖謂於武上之外縫合之亦非

胡氏培翬曰鍛椎也蓋椎治之使略成熟以冠在首尊之注云屬猶著也者此與士冠禮屬于缺注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著相附著也說文屬連也管子注云屬綴連也綴連是附著之意故云猶著也云通

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者既夕記注與此注同謂纓武同材以一條繩屈而遶之爲武又垂其餘以爲纓也云著之冠者謂武纓皆上縫著於冠也敖氏謂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非矣雜記喪冠條屬鄭注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案此傳及既夕記俱云冠六升是據斬衰言之雜記云喪冠則統五服之冠言故鄭兼言布謂齊衰以下冠布纓者亦通屈一條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及右縫是大功以上喪冠之制也彼注云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

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左辟象吉輕也孔疏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右縫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纓上辟縫向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向左也校雜記小功以下左無縫字此注引有縫字者蓋鄭增之以足義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案外畢通典引作縪既夕亦作外縪注縪謂縫著於武也外者外其餘也然則縪是縫合冠武之名冠謂冠梁武謂冠卷古時無論吉冠喪冠初皆冠武別爲之而後以冠前後兩頭縫著於武

外縪猶外納謂以冠兩頭之餘向外縫之也考工記玉人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謂組約此縫合冠武亦有約玉篇廣韻皆云縪冠縫也似縪爲正字畢爲假字

敖氏繼公說絰纓曰重服之絰以麻之有本者爲之又有纓此絰左本而在下所以見其以本爲纓也又曰左本右本纓皆在左也麻所重者本絰所重者纓苴麻絰以本爲纓明其最重也牡麻絰有本而不以爲纓明其差輕也纓皆在左者左尊右卑重者宜居尊處也又說冠繩纓曰條屬右縫皆

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左邊也沈氏彤曰左當作右必右邊者辟經之纓也其屬之內以下端向上沈氏彤曰內當作則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齊衰大功布纓亦如之惟小功以下則纓在左而屬於右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是也錫恭桉經傳於經之纓不言屬則非同材也安得以苴經之本爲纓乎且苴經大鬲其圍九寸則其徑三寸而弱彼纓將結之以固經也圍九寸而徑三寸弱者豈可結者乎夫敖

之爲此說欲成其喪冠右縫左縫之說以破鄭君
條屬之義也彼以爲大功以上絰有纓纓在左故
冠纓縫於右小功以下絰無纓故冠纓縫於左以
是爲相辟抑思大功以上所辟者果何物耶如云
辟綴處之重耶則絰纓自綴於絰冠纓自綴於冠
不必辟也如云辟邊處之重則就如敖說絰纓屬
於左不得不邊至於右而綴之冠纓縫於右不得
不邊至於左而綴之否則無以固其冠與絰不能
辟也何相辟之有與徒使冠纓偏在一邊耳大功
以上有絰纓猶爲左右各有一纓小功以下絰無

纓則纓偏居於左適爲奇衺不正之服耳豈先王之法服哉敖氏自以爲祧漢而宗宋然朱子勉齋成書具在一遵鄭注喪冠條屬亦其一端敖氏不知宗之乃知欲祧漢者固不能宗宋者也敖氏於異材者同之首絰之纓於同材者異之冠之武務與先儒立異豈朱子治經者必守家法之意哉

戴氏震曰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纚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錫恭校東原之爲此說或以爲本雜記雜記云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

緌因謂大白冠緇布冠皆無武緇布冠惟無武也
故以缺項爲武之始大白冠惟無武也故於喪冠
之象之者沒其武之名而以爲纓條屬攷雜記意
主大白固論喪冠然但以爲不緌非以爲無武也
其曰委武元縞而后緌者謂縞冠縞武旣祥之冠
元冠元武復吉之冠乃后有緌前此練冠尚無緌
非謂有武斯有緌無緌斯無武也東原說與雜記
不合且尤非鄭義也鄭君注缺項曰缺讀如頍著
頍圍髮際隅爲四綴以固冠也夫冠梁不可以繫
四綴則四綴所繫者武也是緇布冠有武矣士冠

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白冠所異者白耳其制與緇布冠同也是大白冠有武矣大白冠有武故喪冠之象之者曰通屈一條繩爲武東原之說顯與鄭義違也且東原纓條屬之制即鄭君纓武同材之制也而必曰無武用鄭制而易鄭義無乃生於木而還蝕其木乎

敖氏又曰言鍛而勿灰者嫌當異於衣也故以明之凡五服之布皆不加灰雜記曰加灰錫也則凶服可知錫恭核傳云鍛而勿灰與雜記云加灰錫也兩灰字所用不同加灰在成布之後故錫衰加

灰謂之有事其布而緦之無事其布雜記注謂之不灰鍛而用灰在鍛濯之時攷工記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注云涗水以灰所泲水也此用灰之一法也又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注云渥讀如鄁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此用灰之又一法也㡛氏所言者絲帛也然麻亦偁漚菅亦偁渥與絲帛同則鍛濯布縷當與絲帛無甚異矣（深衣注灰治與鍛濯對文則加灰之灰與此異）賈氏疏勿灰云但以水濯勿用灰是明鍛濯之勿灰無與成布之不加灰也敖氏以加灰證勿灰之灰誤矣　又按旣夕禮

商祝拂柩用功布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灰治之灰與此勿灰同功布自七升以上此六升之布未入於大功故彼灰治而此勿灰也期而小祥以八升之布爲冠謂之練冠以七升若八升之布爲衰謂之功衰其中衣謂之練衣是亦灰治之布也冠曰練冠衣曰練衣者以用灰沛之水湅之故也此用灰在鍛濯之時也鍛濯而謂之湅者以其灰爲欄木之灰故也欄卽楝以欄木爲灰而鍛濯有湅之名以用水湅而七升八升之衣冠有練之名而小祥之名練由此生焉是知灰與勿灰之分在六升

與功布之間彼加灰與不加灰者皆十五升而抽
其半與此勿灰所用各殊也
賈疏云冠廣二寸錫恭按聶氏崇義三禮圖引賈
疏作三寸下文落頂前後惟聶圖與單疏作頂可見聶圖足據溫公書儀斬
衰冠服用古禮而述冠制亦云廣三寸讀禮通考
引經傳通解續者五服冠之廣狹皆同亦云廣三
寸今通行本三作二後漢書輿服志記竹皮冠制亦云廣
三寸疑賈疏本作冠廣三寸作二者乃傳寫之誤
惟廣三寸故可容三辟積也以上釋冠
開元禮菅屨外納婦人屨亦如男子錫恭按婦人之屨經注未有明

文下經舉婦人服之異者惟總笄髽衰其餘皆與男子同則婦人之屨同於男子之徵也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素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注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散屨亦謂去飾祭祀而有散屨者惟大祥時是大祥時屨婦人與男子同矣大祥時同可知初成服時亦同開元禮與經義合也

張氏爾岐曰外納者鄭氏以納爲收餘謂編屨畢以其餘頭向外結之

胡氏培翬曰周公時謂之屨後世或謂喪屨爲菲故作傳者據當時之名釋之菲與屝同說文屝履屬段氏注云屨之麤者曰屝方言屝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杜注左傳曰屝草屨也菲者屝之假借字

菅草名廣雅菅茅也王氏疏證云爾雅白華野菅郭
注云菅茅屬又蘮牡茅注云白茅屬小雅白華菅兮
白茅束兮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人刈白
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
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脃是菅與茅不同物也但
菅茅同類亦可通名故說文以菅茅互釋菅可爲索
陳風可以漚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又可爲
簑士喪禮下篇菅簑三其實皆淪又可爲席南山經
云白菅爲席又云毛傳已漚爲菅菅對野菅言之非

對茅言也段氏玉裁云菅別於茅野菅又別於菅也今案此皆辨菅與茅之別但對文異散則通故說文廣雅皆云菅茅也是茅亦可稱菅矣此以菅爲喪屨宜取麤惡不必爲已漚之菅也故襄十七年左傳注云菅屨草屨也以上釋屨

自斬衰裳至菅屨通典曰謂既殯成服

胡氏培翬曰傳自斬者何至外納皆釋上經文衰裳冠屨之屬俱是三日成服服之未成服以前斬衰者髽髮齊衰者免此經不言髽髮與免者以篇名喪服故主成服以後言之杖亦自成服始

張氏爾岐曰居倚廬一段言居三年喪之大節自居倚廬至不脫絰帶言未葬時事既虞謂葬畢卒哭後練謂小祥後也

胡氏培翬曰自居倚廬以下略言孝子居喪之禮節以上總釋上二條總釋經及傳之釋經者下二條總釋經外之傳

白虎通曰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馬氏融曰倚木以爲廬於東牆下西向開北端也

御覽禮儀部　錫燕按倚木於東牆下爲廬則不能西向開戶矣下又云開北端則亦謂北戶也西向二字不可解疑誤

開元禮將成服掌事者先爲廬　錫燕按士喪禮大斂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然則斂之日主人揖就次注室立已此云將成服是也而陳祥道禮書引先儒云而廬堊斂之明日成服而立廬其誤顯然矣　開元禮又謂廬於殯堂東廊下則是在中門內非也廬必在於中門之外

楊氏倞荀子注曰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然

聶氏崇義曰唐大麻年中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云設廬於東廊下　錫燕按此云廊下蓋本開元禮非古制也然不云殯堂廊下則已覺開元禮之非矣　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

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卽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閒施苫凷其爲母與父同

淩氏曙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襍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錫恭桉襍記注曰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錫恭桉原作之草書形近而譌父不爲眾子次於外注云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喪服疏譙周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是也亦有齊衰居廬喪大記云期居

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閒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射慈答徐整問出妻之子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是也亦有始居廬而終居堊室者此變除之節也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是也禮記所云齊衰當指爲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類不得指子爲母夫爲妻也禮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晉劉寶廬欽喪妻皆爲廬杖之制其時輕薄者笑之不亦過乎

胡氏培翬曰倚廬者孝子既殯所居謂之倚者以木倚於東壁爲偏廬殆痛深不忍安處之意也既夕記

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戸案此中門卽寢門亦卽殯宮門也士止有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謂寢門爲中門必於東方者孝子中門內哭位直東序在阼階下故此亦於東方也喪大記曰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旣葬君大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記又曰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鄭注蓋廬於東南角旣葬猶然據此則適子蓋廬於大門內之東北角近中門爲顯處是父母之喪無問適子衆子皆居廬也襍記曰疏衰皆居堊室不

廬廬嚴者也鄭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案此疏衰是疏者若爲母齊衰亦居廬也既夕記亦
云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案藁即草也謂編草
爲苫故左傳釋文云苫編草也塊堛也爾雅釋言文
郭注土塊也喪大記作枕凷凷與塊同凷正字塊俗
字
張氏履曰呂氏四禮疑曰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
孤親於中堂何其爲已重而爲親薄也近世人子枕
塊於柩旁最爲得之校呂氏疑廬在中門外爲薄於
親非也事死雖如生而神人道異禮不可褻故喪服

小記云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尙幽闇也廟殯宮先王制喪禮無一事不使人自致豈猶有所薄如呂氏所云乎

褚氏寅亮云未虞以前戶北向而無楣然必有通出入之處其制或略如圭竇焉朱子謂檐著於地如著地則難出入矣錫恭桉初喪之時廬倚於東壁楣之木去壁五尺臥於地而不納明於近壁處開戶通出入褚氏以難出入爲疑是泥於開戶必在檐下也其說未是又張氏惠言云倚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桉北戶則衆主人至室宜在東錫

恭按張氏之意以爲戶既北向堊室不得在其北以蔽之而堊室亦北戶又不得在南而蔽於廬故云堊室宜在東夫堊室在廬之東則廬在堊室之西而不得倚東壁矣亦非鄭誼○以上釋初喪居處之日古者廬堊室自是寢處之所今以廬堊室爲喪位是後世之廬名同而實異也通典載晉荀訥○錫恭按庾氏蔚以下說今皆不錄

盛氏世佐曰哭晝夜無時謂在廬中因思憶而哭也晝夜無時者哀甚不可爲節也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既練之後或十日或五日一哭於是云晝夜無時少殺於未殯前而視既練後則戚矣張說誤張氏爾岐

日據疏則傳言哭晝夜無時謂未殯前哭不絕聲卒哭前哀至則哭也是時亦有朝夕哭不言者以其不在廬也朝夕哭於殯宮無時之哭在次錫恭按疏幷言三無時張氏析之盛氏復析之愈析而愈密矣

胡氏培翬曰既夕記亦云哭晝夜無時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案士喪禮既殯後朝夕哭於殯宮有一定之時此則於朝夕哭外每日在廬中或晝或夜哀至則哭無一定之時故鄭云非必朝夕也喪服小記云哭皆於其次鄭注無時哭也孔疏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卽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以上釋初喪哭

甄氏鸞曰一溢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法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稱法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石有一百二十斤也所以名斛爲石者以其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故也

張氏爾岐曰歠粥三句三日始食後之食節也

胡氏培翬曰問喪云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閒傳云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爾雅釋言云鬻糜也郭注淖糜郝氏懿行云鬻經典省作粥既夕記云歠粥鄭注粥糜也上文餬饘郭云糜也此云淖糜然則四者同類而異名稱者糜淖者曰粥也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禮記喪大記及問傳皆有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之文鄭注喪大記云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疏案律厤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籥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

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銖（汪士鐸云成宜作減）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之一今案說文厽部曰絫十黍之重也段氏注云十黍爲絫而五權從此起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石許作柘禾部曰柘百二十斤也然則依百二十斤爲石計之一斗十二斤一升當有一斤三兩四銖八絫以二十四銖爲兩計之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

銖一升爲四百六十銖八絫四百八十銖除去四百六十銖八絫仍有十九銖二絫在再以一升作二十四分分之每分適得十九銖二絫是四百八十銖除四百六十銖八絫爲一升仍十九銖二絫爲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粟米者古九數之一鄭蓋依其法推之故彼注云粟米之法也錫恭按粟米法上甄氏說是也

曹氏元弼曰吳氏紱云二十兩曰溢者與鎰同或以如鄭注則日食米二升有奇疑於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耳胡氏承珙云案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

米一升二十四分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羸錫棻吳氏

胡氏說甚是又二家謂釋文引王肅說滿手曰溢與

鄭不甚相遠肅說同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之文

然則小爾雅肅所私定此其證矣鄭誼精密肅不足

論故删著二家說

錫棻桉中人之搤圍九寸二十兩曰溢鄭注皆有

定準先王道揆法守固不可無定準也後儒欲以

無定者易之如雷次宗之說搤王肅之說溢賈氏

曹氏辨之詳矣宅若敖繼公之說升據吳人之傳

言疑鄭注之確詁則又不足辨者也以上釋初喪飲食

朱子曰翦屏柱楣是兩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
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
無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𢱇起其簷令稍
高可作戶也
焦氏循曰梁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刪謂之至室四字)以其
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即諒陰也
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墼
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
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梁闇
胡氏培翬曰虞葬畢始祭之名既虞仍居倚廬唯翦

屏柱楣爲異

賈氏元孺曰賈疏朱子語類焦氏孟子正義皆謂倚廬無柱無楣梁闇乃施柱及楣悉與楊圖尤詳明指楊垂其云卧於地爲楣者因異日所柱之楣即此木故豫以楣名之非謂此時即得稱楣也知者上云以一木横於牆下倚廬北向此木於人爲縱則横字亦豫就異日西向言之彼此相例其非謂廬有楣明矣焦氏兩木之制與楊氏小異而其云無柱無楣則與衆家皆同考楣之本誼屋前之横木也一名檐一名梠一名櫋字皆從木説文云楣秦名屋櫋聯也

是也爾雅釋宮楣謂之梁則叚以爲次棟之橫梁下施柱者凡禮經所云楣皆指此前梁也此前梁本名桴說文桴眉棟也爾雅又叚桴爲棟故云棟謂之桴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也近前兼堂前後言後亦稱前者據北堂言之前後各有兩楣者桴亦稱楣檐亦稱楣也葢論字之本誼則正中曰棟次棟曰桴次桴曰楣論禮經用字之例則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在梁前下豎兩柱承之名前梁亦直稱梁次楣曰庪此傳之楣後亦有梁下亦有柱與本經言楣之例合而施在檐端以架起檐則并與制

字命名之本誼合今字證經例斷之其為既生後始
得名無疑故鄭注諒闇云廬有梁者所謂柱楣明未
施柱時此一木之橫於地者不稱梁也程氏瑤田誤
以屋之上覆者為楣因謂倚廬為楣其喪服足徵記
引鄭注而易之云案爾雅楣謂之梁又云宗廟謂之
梁蓋言屋之上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
垂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楹之橫
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戶而已屏謂楣上但結草屏
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楣之垂於地
者而西啟戶為是之謂柱楣云爾陳氏白虎通疏證

以楊圖爲是引程說辨之云案爾雅釋宮楣謂之梁而檐亦謂之楣釋宮云檐謂之樀郭注屋梠也衆經音誼引舊注云亦楣也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檐聯也秦謂之檐楚謂之梠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是楣在前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實異此柱楣當指檐端之楣謂初喪時廬戶向北以楣去牆五尺臥於地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不得如程氏之說以楣爲屋之上覆也彌案陳氏據爾雅說文駮程是也其云以楣去牆五尺柱其臥地之楣兩楣字蓋承用楊氏之文亦預就旣柎

後言且方說楣字因文便耳非如程氏竟以倚廬爲楣也程引爾雅宋庠謂之梁及棟梁古誼述篇引爾雅禮經莊子諸文皆強古就已背其本誼倘楣字果如其說則門楣止一木何以亦得楣稱乎弼故推尋禮經之例以補陳說而申鄭誼焉錫恭按始作宮室疑止三架故謂前梁爲楣楣之爲言眉也厥後增成五架則謂所增者爲庪而以楣爲次棟者名禮經所傳是也或仍名庪爲楣而爲兩楣如釋名是也或庪仍楣名而別名次棟爲桴如說文是也廬之爲制三架之半也名楣遮如其本初而亦不害爲次棟但三架之屋經傳無徵疑事無質附注以俟攷

曹氏又曰胡氏云此傳云既虞寢有席閒傳云既虞卒哭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寢有席與此異者案鄭注

苄今之蒲苹也孔疏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然則苄翦不納卽爲席矣彌案對文則不納者爲苄翦納之者爲席散文則皆爲席此傳於既練不言席故卽稱苄翦爲席閒傳於小祥後特言席故先言苄翦不納以別於席徐氏乾學疑閒傳寢有席句原在苄翦不納之上而記者脫誤然則上文以苄翦不納寢有席分別齊衰大功者豈亦有脫誤乎以上釋既虞居處

盛氏世佐曰朝一哭夕一哭謂哭於殯宮也自虞祭後至小祥一年之中皆然敖云於次中爲之非敖氏日朝

一哭夕一哭於次中爲之以是時既卒殯宮朝夕哭故也言而已者明次中之哭止於此異於㷠之晝夜無時者也

胡氏培翬曰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既夕卒哭注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彼疏云始死主人哭不絶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亦不絶聲至殯後主人在廬思憶則哭又有朝夕於阼階下哭至此爲卒哭祭唯有朝夕哭而已今案朝一哭夕一哭乃禮制如此以既虞則哀當減故制爲卒哭之祭以止晝夜無時之哭而但循朝一哭夕一哭之常言而已者示不以哀致毀之

意非必孝子於既虞後除朝夕哭外便一無哀痛之時也此此等處正須善會

錫恭按盛氏駁敖說是也敖以既虞後朝夕哭爲在次中故與未虞之前朝夕哭分爲二有時以一在殯宮一在次中而褚氏管見以敖說較疏爲尤賅則猶未悟其在次中之失也然盛氏又云是時雖卒親友朝夕之哭而喪家朝夕之哭自若也至於廬中思憶之哭發於孝子之情所不能已無可卒去者但其哀少殺於初不必如未葬前之晝夜無時耳疏云卒去廬中無時之哭亦非云而已者

見其殯宮之哭以是爲節不得非時而入中門也傳於未葬前言廬中之哭於是言殯宮之哭文互見也桉此說亦未是夫旣不卒殯宮有時之哭又不卒廬中無時之哭則卒哭指誰乎盛氏亦無以自解遂謂卒親友朝夕之哭然小功以下旣殯而歸見士喪禮經及注歸則各從其事豈能朝夕咸在乎小功以下且不能朝夕咸在況親友乎以卒哭爲卒親友朝夕之哭尤非禮之達例疏說其未可非也以上釋旣虞哭

張氏爾岐曰練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

以名祭卽小祥也旣練舍外寢者注以爲堊室明非正寢但於中門外舊廬處爲屋以居而已

胡氏培翬曰旣練舍外寢者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此外寢非正寢蓋謂中門外之寢爾寢字與上寢不脫經帶寢有席之寢異上寢字謂臥也此寢是有室之名鄭以喪大記及閒傳諸篇皆言旣練居堊室故以外寢爲堊室注云所謂堊室也所謂卽指彼文言之堊室者無飾之室喪大記曰旣練居堊室孔疏堊白也方氏慤云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

也記又曰既祥黝堊鄭注黝堊堊室之飾也鄭以既祥黝堊爲飾則堊室無飾明矣故白虎通云練而居堊室無飾之室是也此注云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者周書曰惟其塗墍茨塗墍是致飾不塗墍亦謂無飾也壘集釋作纍戴氏震云纍即累字墼說文令適也爾雅瓴甋謂之甓令適與瓴甋同即甎也前此爲廬但以草爲屏蔽此則有屋又於屋下累甎爲牆故謂之室堊室亦西向開戶杜氏通典云練居之堊室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嫡子在前庶子在後此言孝子喪居改變之節練後

易廬而爲堊室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注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襍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初遭喪而以親疏貴賤分別廬與堊室之居則三禮圖所謂廬南爲堊室者非於舊廬處爲之也

賈疏以寢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謂其門在外內位之中也錫恭桉說文中內也今本作和也誤中門對外門言卽寢門也士喪禮主人迎賓於寢門外注寢門內門也內猶中也漢中祕書亦對外言中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則內外之中爲中大夫上二

門則對外爲中言各有當也賈疏以寢門爲中門是也而說中之誼則非故辨之

胡氏培翬曰三禮圖云以墼累三面上至屋屋以瓦覆之校以墼累三面亦謂倚東壁爲之堊室亦西向開戶錫恭校胡氏引三禮圖楊氏垂說以釋堊室非也楊說承開元禮謂在東廊下則在殯堂下之廊與注在中門之外者不同楊說謂齊衰初喪所居在斬衰之廬南與傳斬衰旣練所居疏云還於廬處更爲者不同楊說在東廊下夫東廊者所倚爲東壁所覆爲偏屋故累墼止三面而上至

原有之偏屋與注云屋下者又不同屋下者兩下屋兩下皆有霤累墼周四面者也夫楊氏自說唐制耳不當取以釋經聶氏失考於前胡氏踵譌於後故略加疏別焉以上釋既練居處

胡氏培翬曰始食菜果者案喪大記云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間傳云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此傳云始食者明自初喪至練以前皆不食也說文菜草之可食者菜又名蔬爾雅蔬不熟為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是也鄭注既夕云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許氏淮南注

在樹曰果在地曰蓏臣瓚漢書注木上曰果地上曰
蓏皆與鄭同馬氏融云果桃李屬蓏瓜瓠屬而鄭注
喪大記又云果瓜桃之屬則蓏亦果矣蓏之與果蓋
對文異散文通也應劭宋衷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與鄭說小異大同
程氏瑤田曰素食鄭注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
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良耜之詩其饟伊黍是也
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
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
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

素食對上疏食二食字並讀去聲顏師古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誼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顏說難鄭未當程氏又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居喪飲食變除之節初唯歠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稷食也練然後飯素食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唯子卯稷食否則不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粱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不飲酒食肉也胡氏引此而評之云程氏疏食稷食之說以解喪服傳可備一誼若以解論語之疏食則未可何也玉藻曰子卯稷食鄭注忌日貶也則居喪而稷食於禮爲宜論語有食不厭精一語則所謂飯疏食雖疏食者自指麤糲之飯言非必稷食矣錫燕枝程氏疏食稷食之說卽以解喪服

傳亦不可何也黍與稷皆有糳與糲之分周禮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稷皆與爲是稷亦有糳者也平生之常程氏固云黍稷兼飯矣平生所飯黍固糳者稷亦糳者也則此既虞之疏食與平生時食自當以糲與糳爲分不當以稷與黍爲分稷之糲者非平生之食黍之糲者亦非平生之食皆疏食也子卯貶食與既虞疏食不同不可以彼稷食諭此疏食胡氏猶謂人之說也至程氏謂素食無稻粱則精粺不可易矣予故錄其說之是者而附辨其說之未是者

敖氏繼公曰注云復平生時食則傳之飯字似當作反錫恭校敖意平生釋素復字乃代反字者也而飯與反音又近故云然不知傳文素字已含有復字之誼復平生皆以釋傳之素也且傳文作飯則見食爲米飯與上文歠粥疏食爲類若作反則

無以見食爲米飯矣不幾與食肉飲酒混乎以此知決不作反也釋文云今本多作飰飯之爲飰猶汳之爲汴也足證六朝本皆作飯矣敖說不可從

以上釋既練飲食

胡氏培翬曰哭無時者謂既練雖止朝夕之哭而哀動於中則猶哭焉但不拘朝夕之時耳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明練後猶哭也通典云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吳氏紱云哭無時與上文異既殯哭晝夜無時此數而無時也既練哭無時此疏而無時也此說得之釋練後哭

李氏如圭曰凡喪皆既虞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
喪冠之布爲衰冠降其衰一等受麻絰以葛絰其殺
五分而去一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
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又曰斬衰之葛與
齊衰之麻同絞帶與冠纓齊衰用布則斬衰宜受以
布帶布纓傳曰帶視其冠則宜以七升布爲之十三
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爲衰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
爲之帶亦然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
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
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閒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

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檀弓曰練葛要絰繩屨無絇既虞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差之其用齊衰藨蒯之屨乎大卒斬衰既葬如齊衰之服既練如大功之服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既練遭大功之喪乃爲之變服誼由於此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縞冠素紕布純深衣閒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檀弓曰祥而縞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錫恭桉冠上疑脫纖字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禫之屨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屨禫屨無絇禫逾月即吉此章不言

受服之月者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虞大夫五諸侯七以七差之天子七月葬九虞九月而卒哭矣大夫以上既虞而錫蕃校奪受卒服士三字哭受服故不得定言其月數

胡氏培翬曰此篇惟大小功略言變之節餘不言者周公作經舉其大綱於五服精麤及喪期多寡之數則詳之於變除之節則略之以上釋受服